

革新

本期目錄

革新運動第一個基本原則

怎樣團結革命同志

革新黨政在收復人心

社會制度革新問題

黨的腐敗原因之分析(二)

當前民族革命之基本認識

如何革除官僚作風

中國官僚的腐敗

策青

嚴錚五

羅鼎陳定闕

賀嶽僧謹小岑

金平歐

周曙山

編輯者行發社刊週新革

號三里合六巷條三門華西南京地址

元	百	貳	期年	每半郵費	定期價
元	千	伍			
內	在	士			

南京圖書館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每逢星期六出版

第一卷 第四期

革新運動第一個基本原則

葉青

—1—

革新運動底基本原則，第一個是團結同志。很對。這是「今日對症之藥」。

請看黨底現狀吧。黨中有很多派系。大派系之中又有小派系。各派系互相競爭，小組織就在所不免。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總裁曾通電取消小組織。但在實際上仍有存在着的。因此黨呈出分裂渙散之狀。衝突矛盾，隨時隨地皆有之。結果，黨在表面上是一個，實質上則有如幾個，它好像一種聯盟似的，不是一個完整的組織了。

當然，派系現多甚為普通。中外各黨俱有之。試以共產黨為例。在中國，如瞿秋白與陳獨秀，李立三與瞿秋白，陳紹禹與李立三，毛澤東與陳紹禹，都是分成派系，互相鬥爭的。在外國，這種派系鬥爭更為猛烈，勝利者和當權者則用罷黜、開除、驅逐、逮捕、審判、清徙、槍斃、暗殺等等以對付失敗者和在野者。總之，共產黨底派系鬥爭竭盡了朝為同志暮為仇人之離奇的變化。

這是不足取的，我們切勿引以自慰自解。我們絕對不可安於黨底派系鬥爭之現狀。要知道這種現狀於黨不利，必須力謀革新纔是。有甚麼不利呢？其一，影響所及，組織為之涣散，紀律為之廢弛，工作為之鬆懈。這是必然的把黨削弱了。而各派系互相猜忌，互相蠻橫，互相鬥爭，更是自己消耗力量。難道有一點不是事實嗎？

派系鬥爭對於黨內外人士均發生不良結果。未參加派系之黨員，很多變成游離份子，消極頹散；已參加派系之黨員，很多變成投機份子，鑽營陞進。黨外的人對於派系鬥爭更感到困惑，莫知所從。其同情黨者，非常痛惜。其實說，這還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呢！

凡此種種，不可以看出派系鬥爭之為害於黨嗎？是的，它分裂黨體，削弱黨力，敗壞黨紀，腐化黨德，損傷黨譽。這樣，黨就不能戰勝環境，打敗政敵。完成任務了。而且黨還根本上弄得不成其為黨了。

因此，我們對於黨底派系鬥爭引為最大不幸。無論共產黨怎樣，別的黨怎樣，我們總不能熟視無睹，聽其自然，或聽其發展。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有所改正和改進。這裏，我們必須喚起全體黨員注意如次的各點。

第一，要確認黨底組織需要團結。原來立黨目的就是以一定政見集合多人為一體而共謀此政見之實現。因此，凡加入黨者，皆為志同道合的人，叫做同志。而黨之所貴者，厥為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共同行動。為了這點，它要求嚴密組織，厲行紀律。所以，總理常以親愛精誠勉勵黨員，而謀黨底團結之加強。這就根本不應該有派系了。派系是破壞團結的，實為一種反黨行為。派系鬥爭無異黨底自殺。

第二，要確認黨底環境需要團結。目前黨派紛歧，黨爭劇烈。而共產黨則早已反對我們底黨，直至以兵戎相向了。我們底黨再三退讓，以維和平。但共產黨以暴力從事破壞，以非法奪取政權為其任務。我們底黨如果繼續其派系鬥爭，則為共產黨所乘。鴉蚌相爭，漁人得利。這是失敗之道。古人說：「兄弟鬭於牆，外禦其侮。」現在就是時候了。只有團結纔能應付共產黨底進攻。折一矢易，折一束失難。誰再從事派系鬥爭，誰就更不知死活，誰就更幫助敵黨以瓦解本黨。這不是黨底罪人嗎？

第三，要確認黨底任務需要團結。很明白的，黨底任務為革命建國，異常重大。現在訓政行將結束，憲政行將實施，黨要還政於民，是不是就可說是任務完成呢？不是。訓政時期雖結束，訓政工作未完成。這是一看「建國大綱」八至十二等條就可知道的。這些工作非在憲政時期完成不可。但是將來完成了，不過「以建民國」這事業告一段落而已，還須繼續努力於「以進大同」底事業。總理說：「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黨為三民主義之黨，自非如此不可。這種任務，黨須一肩負擔，不能因訓政之結束而減輕責任。然而這種任務，為期既久，為荷亦重，真可謂「任重而道遠。」黨如果不團結，絕無法勝任愉快。所以派系鬥爭實為黨底任務所不許，亦即為主義所不許。

第四，要確認為黨底執政需要團結。黨要完成它底任務，非執政不可。

在訓政時期，周須執政；在憲政時期，亦須執政。所謂還政於民，乃指政府經由人民底選舉而組成之的意思。政府經由人民底選舉而組成之就是憲政。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執政，在憲政時期要繼續執政，就須經由人民底選舉了。依照國父遺教，人民選舉代表，組織國民大會，由國民大會選舉中央官員組織政府。但在選舉國民大會時有各黨參加。國民黨要在選舉中獲得勝利，纔能成國民大會中的多數黨，組織政府。要在選舉中獲得勝利，非團結不可。否則就要失敗。所以團結是黨在憲政時期繼續執政的條件。

因此種種，我們主張團結。派系鬥爭底現狀萬不可繼續下去。這是革新運動對於黨所提出的第一個辦法。但團結不是無條件的。因為黨在北伐以後獲得勝利，其於中國有如潮流，四向衝激，遂捲入了一堆假革命和不革命的份子，以致黨員底品質複雜，良莠不齊。所以團結是團結革命同志，不是把假革命和不革命的份子也團結起來。因此，團結就以革命為條件了。這是對的。我們黨是革命黨，團結自然是團結革命同志。革新運動注意到這點，所以它底口號根本就是「團結革命同志。」

老實說，團結也只有以革命為條件纔會容易成功。第一，革命同志雖是分裂的，但因其實皆為革命同志，尚有共同之點。一說團結，不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效。假革命和不革命的份子，他們與革命同志是團結不起來的。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就很明白了。如果勉強團結，亦是貌合神離，不能經久。第二，團結是爲了黨的。從黨底組織、環境、任務、執政等上說，需要團結。這就是要對黨忠實的同志，纔會站出來。那便只有革命同志了。他們黨性強，願意爲黨犧牲奮鬥，假革命和不革命份子，其入黨也，是利用黨。他們對於黨的成敗得失，素不關心。所以是團結不起來的。

這可見團結革命同志，不僅是合理，而且是可能了。它有成功底保證。但要把可能化爲現實，非來一個運動不可。這個運動就是「革新運動暫行綱領」上說的「團結革命同志運動」。我們相信，團結革命同志，是黨改革的新基本條件。這一運動的目的，在使每個黨員每個團員都有這樣的認識和決心：（一）團結革命同志如不能成功，則任何努力都是廢話，任何革新運動都是空談；（二）團結革命同志祇有各憑博愛精誠，死今生之勇氣，與提高黨性共策安全之誠，方可成功。」

展開團結革命同志運動呢？「革新運動暫行綱領」底會規定：「反對黨外分化本黨的陰謀，反對黨內有歧意志統一的派系觀念，而主張澈底團結我們黨內所有忠實同志。」所謂忠實同志，就是革命同志。這點前面說過的。看了「革新運動暫行綱領」底那三句話，可知要主張團結，就要反對分裂權行。不反對分裂，則主張團結便無可能，而且也無必要。分裂是障礙團結的。反對分裂，則主張團結纔有可能，也纔有必要。

分裂爲何？主要在黨內的派系。這在前面已經說過。由於時間很長久，事實很普遍，派系現象深即猶存；已經造成一種派系觀念了。這是有礙意志統一的。我們反對派系，必須改造思想。以黨底觀念代替派系觀念。每個黨員應以作大黨內一堂堂正正的黨員爲光榮，而以作小組織內一鬼鬼祟祟的份子爲可恥。辦到這樣，團結就有精神的基礎了。要它成爲事實，便不困難。

但足在反對黨內的派系觀念時，同樣要反對黨外的分化陰謀。這是主張團結所以不可缺少的一着。很明白的，從事這種陰謀的勢力就是共產黨。它以反對本黨爲務。除開軍事行動外就是政治手段，進行分化工作。因爲本黨分裂，則力量削弱，便有利於它了。從前它分化本黨爲左右兩派。現在則以「頑固派」和「民王派」爲言。這是一種毒蛇的詭計。我們必須反對。黨的主要中有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而在五十年底革命歷史中不斷地爲民主而奮鬥，如辛亥革命，討袁運動，護法戰爭等等。所以黨根本是革命的民主黨。所有黨員皆爲民主份子，共產黨之分化言論是不值一駁的。

指出了分裂底錯誤，團結就是天經地義了。我們不僅主張團結，而且主張澈底團結。只要是革命同志，團結就不容有所保留。我們要求革命同志無條件的團結起來。過去的派系是沒有主義上的不同和政策上的不同的，而只是一種人事關係。這有甚麼價值？必須無條件地放棄了它。我們要實現黨的統一，維護黨底統一。從今以後，誰再有派系觀念，誰再有派系活動，誰就在破壞黨底統一，成爲黨底罪人，我們要鳴鼓而攻之，並且主張與以紀律上應有的制裁。

這裏，也許有人要說：你們反對派系，而同時又主張團結革命同志，豈不是製造派系嗎？不錯，如果我們把革命同志團結了以後，仍然容許假革命和不革命的份子留在黨內，那末團結革命同志運動就確是一個製造派系運動。怎樣纔能使每個黨員每個團員都有這樣的認識和決心呢？簡言之，怎樣

了。但我們底意見不像這樣。黨是革命黨，團結革命同志，就是團結全黨。

那些因種種情形而混入的假革命和不革命的份子，根本不應留在黨內。我們主張大量清洗，實行淘汰。「革新運動暫行綱領」在主張團結之後說：反對投機份子入黨，反對動搖份子留黨，而主張慎重的徵收黨員，嚴格的管理黨員，認真的清查黨籍。」很對，我們要求逐字逐句地確實施行，做成了

實。

革命同志們，今天是團結第一，黨底革新首先是打破分裂狀態，大家團結起來。確實，「團結革命同志如不能成功，……任何革新運動都是空談」。所以我們要「出『博愛精誠』作此今生之勇氣與提高黨性共策安全之誓詞」來，使團結革命同志運動確得成功。這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運動！

怎樣團結革命同志

嚴錚五

「團結革命同志」，是「革新運動」的一個口號，而且是第一個口號。因此，我提出「怎樣團結革命同志」這個問題來討論討論，似乎還很重要吧！

「一個本來生機蓬勃的革命黨，到今日只表現辛苦支撐門戶的老年心理，不見有樂觀奔赴前途的青年姿態了」。這是「革新運動」那本小冊子裏所指出的本黨現象，也是全黨同志一致公認的病態！這個病態的來源在那裏

其次，本黨是一個全民革命的政黨，在組織上，應該是以農工羣衆為基礎，來鞏固其全民性。因為中國的農工羣衆，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最大多數的革命羣衆。可是，我們的黨，自清黨以後底基礎，並不是建築在農工羣衆上面；而是建築在知識份子這個階層上面。換言之，黨的基礎，建築在士大夫階級上面了。

士大夫階級，在中國歷史上的一般性，是「全騙保妻子」的大夥兒。以「全騙保妻子」的士大夫階級來掌握黨的基層組織，那「中庸」自持的倫理作風，也就必然會要產生，變易的腐化着原有革命精神，而走上「保守」到「倒退」的道路了。這是我們黨裏老病態發生的根本因素。

再次，一個執政的黨，雖不講是「炙手可熱」；但，至少可以刺激一部分人的政治投機之欲。社會上一般善於經營的人，本來是些不革命假革命，甚至於為革命對象的反革命，憑着他們一副天生的媚骨，曲盡逢迎，來「攀龍附鳳」，戴着三民主義忠實信徒的皇冠，不少的潛入了黨的核心。他們讀書時期，它的手段是激烈的，是破壞的，流血犧牲，在所不顧。它在這個階段裏的力量，一定敵不過它的敵人——「現政權」，同時也是「現政權」所不容許的組織；如果不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前仆後繼的精神？一定要被「現政權」所消滅，或永久的埋藏於地下，不能達成它的目的——奪取政權。第二階段是奪取政權以後，這個階段，也可說是實行主義的階段。一個革命黨底任務的完成，是要在掌握政權以後，按照它預定圖案，一步一步的來實現。因此，革命黨在掌握政權後的革命手段，該是側重於建設方面，也就自然而然的變溫和起來。由破壞手段進入建設手段，由激烈手段轉為溫和手段，在這個轉換中間，一般黨員的心理，也就自然會大起變化。他們以為：黨已由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最頑固最有力的敵人

已經被打倒或消滅了，政權在握，唯我獨尊，那還有什麼問題？革命精神也就無形中要消失了。這是一般的通病。這個通病，本黨也就毫無例外的患上了。這是一個原因。

上述的三個，可算是主因；其他的因子還多，也不必再事多舉了。由於目前的黨的病態，我們就悲觀消極嗎？不，絕不。黨裏有血性有熱力，積極，勇敢，前進的革命同志，還是多着。只是「陰陽兩消」，或者是被不革命，假革命馴至反革命的傢伙和士大夫們結成的勢力所掩蔽而不彰；或者是革命

的同志們「羞與爲伍」，而退避潛躲，致無法發揚其革命才識與精神呢！」

問題就在這裏——如何把這些有血性有熱力，積極，勇敢，前進的革命的同志團結起來，以恢復黨的革命精神，完成黨未完成之任務。我現在單就「組織方面」和「工作方面」質其一得之愚，以供大家的參考：

一、關於組織方面：「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是勢之必然。「揭開天窗說亮話」，黨裏的渣滓——不革命假革命馴至反革命的貪污豪劣，必先清查淘汰出去；才能使勇敢積極前進的革命的同志顯揚出來。但要清查淘汰黨員，以什麼標準來清查，用什麼方法去淘汰，實行清查黨籍與總登記嗎？自亦不失爲辦法之一個。不過，不能不令人懷疑到那些渣滓的神通廣大；而且目前整個的黨的作風，已經是「只有應付」。上下應付，同級應付，黨員與黨員間應付，左應付右應付，縱的應付，橫的應付，誰應付得法，誰就擇得好，誰不會應付，誰就擇不好。就這樣的應付作風，來施清查與登記，也許滲透到沒有清出去，而黨的精華——革命同志，或者會被流散了！

我以為最好是用革新運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那「革新運動」的小冊子裏，已明白的指出了「團結革命同志」，與「健全本黨組織」的原則；詳細具體的新法，須要我們大家來研討。我們應該在這個運動裏，很鮮明的把我們的立場擺出來，如像清除黨的渣滓與團結革命同志的標準和方法，應該詳細地規定着，以這個運動來革新黨的羣衆性與普遍性，以羣衆性與普遍性的要求與監督，來完成這「團結革命同志的運動。另一方面，更要以這個運動的展開，去影響黨的四週的羣衆，使「農工文化及青年份子」，自

動自發的來參加我們的陣營，形成很堅強的革命戰鬥體。

二、關於工作方面：在「革新運動」的小冊子裏已指出——「工作方向；到民衆團體去；到農村去；到地方自治團體去；到學校報館去；到工廠去；到合作社去。」這個六個方向，是我們「團結革命同志」的道路；「志不同，道不相爲謀」，一般「眼向上的」的浪子，絕不會甘於到下層去實踐工作的。我們就應該以這個工作方向，作為我們清除黨內渣滓團結革命同志的手段。我們要「說真話」「做實事」；同時要大胆說話，放手做事；只說不行了，毫不姑息的予以淘汰。否則，說真話，說實話，敢說話，說了又怎樣樣？我們從工作實踐中攜手並進的同志，才是真正革命伴侶！總而言之，就業界去」「到下層去」工作底一個運動；由這個工作運動來完成我們的「團結運動」。

話又說回來，不管是組織方面或工作方面的「團結運動」，都牽涉到一個紀律問題，如果紀律不嚴格的執行，那還好等於零。黨的紀律，目前是以奉行政事的「命令」去執行的；一般黨員，以普通的例行公文視之，毫無成效，這時我們必須要改過來！我們要從組織方面和工作方面來展開我們的「團結運動」，來完成「團結運動」，紀律的執行，必須以羣衆性的彈劾，鬥爭性的批評，以及競賽性的「自我批評」來達成之。尤其是對於「你的人」「我的人」「他的人」的門戶派系之風，首先糾正過來！

革 新 黨 政 在 收 復 人 心

對 當 前 政 治 措 施 之 檢 討

古語有曰：言者心之聲也，又曰：人言爲信，又曰：民無信不立，又曰：一言既出，驷馬難追，足徵凡有所言必須出之實誠；以言許人者即應負兌現之責任，否則即爲欺騙矣，欺騙，售一爲之，未始不可收得相當之效果；若習以爲常，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言者爲一套，所行者另一套，則對於此種食言而肥之人，誰肯予以信任？終令其所言者此次實信以證真誠，一

羅 瑞

定發現，亦因無人置信而不能達到其預期之效力。周幽王爲博取褒姒之一笑，舉烽告警以欺取諸侯，後周天子入侵亟衝勤王之師以解救當時之危急，曾不斷的舉烽告警，亦無人應命而至矣，類此之事例不勝枚舉，故欲有所作爲以期起振衰弱者必先取信於民。民信既立，一切始有辦法，此秦相商鞅所以有行木立信之舉也。

今欲革新黨政，使建國之業得以趁早完成，則堅強一般民衆對於黨政機構之信仰，實為第一要着，否則雖有善良精確之計劃，而不能得民衆之真誠合作，或則陽奉陰違，或則多方阻撓，或則暗事破坏，則事倍而功半，殆為不可避免之結果，我之辦法固強，自滿清末季即已開始，迄今已垂及一世纪四分之三，而成效未著，牛產二術之幼稚齷齪如故也，社會組織之散漫鬆懈如故也，科學智識之淺薄而不普及如故也，滿清及軍閥時代無論矣，即在我國民黨執政以還，雖有東為宣傳而設之廣大機構，歲耗巨額之國帑，而試問政府凡所設施博得民衆衷心之信仰與擁護與否？事實具在，未許遽作首定之公報，此其原因雖似複雜，而實即至為簡單，即為政者當因一時之利便，而背棄以前所作之諾言，如黃金存款本約定十足償還，而竟有強制捐獻四成之舉，後方各省於勝利後豁免田賦一年已經明令宣布，而又有本年份恢復田稅徵實徵之新決定，輕工業不採國家資本，已經於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明確規定，而又有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之設立，企圖利用官僚資本以壟斷全國之紗布市場，如此不顧信義，朝令暮改，視約束如兒戲，等國家最高機關之決定如紙煙；其何以樹國家之大信，堅民衆之信仰？以如此之政治作風，而欲得民衆之誠認擁護，不幾等於南轔而北轍，背道而馳，何足以達於目的地耶？固然，為政者於中途變更其政策，容有其不得已之原因，未可一概予以非難，而要之於每一政策決定之前未能謹密致其得失利弊，斟酌審以爲定奪，實種其因，例如後方各省於勝利後應否豁免田賦之負擔一年，本為猶得多方考慮不容輕率決定之問題，田賦固為農民之一種重大負擔，而農民對於抗戰出力最多，予以豁免田賦一年之待，自不能不認爲允當。然實際就地講來，行之已久，而其賙糧官定，與市價有相當之距離，不得不倚賴撫派，已成為農民一種變相之負擔，而自田賦收為中央所有以來，地方政府喪失其主要之財源而其政費反隨事務之日益加繁，而且擴幅大，勢不得不直接取之於民衆，於一隅賴撫派，反以其他名義責令農民負擔者為數或且不減於田賦，而駐軍就地賈買馬乾，坐草，菜蔬，等項多不按值給款，名爲賄賣實等於攻擊與輕，則其所受之實質有限。況以其他名義所課諸農民之負擔，下級行政機構或當地駐軍多有任意加重之事實，田賦雖經豁免，而農民之負擔，轉

較未豁免前為重，亦非不可為之事，則豁免田賦之實益何在？頗成問題。而國家復員時所需之經費，亦必較戰時為少，在田賦收歸中央以後有此一大說，收之挹注，國庫猶當苦於收支不能平衡，僅特增加紙幣之發行以資彌補，致釀成通貨惡性膨脹之現象，公私交困，經濟之崩潰堪虞，今整豁免田賦之虛名而使國庫減少一宗鉅大之收入，不其使通貨之膨脹更增加其速度，而益促成經濟狀態之惡化耶？為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計，此舉之是否得策？正不易予以斷定。又如田賦之徵實，其用意在使政府於戰時控制民生最重要之必需品，確保軍隊及公教人員食糧之來源，並藉以間接穩定物價，作為戰時權宜之措施固可予以承認，然究係一種權宜之措施，未可行之於平時，蓋財政與經濟息息相關，財政上之措施，即應隨社會經濟進展之程度以俱為進化。由實物租稅進而為金錢租稅，正所以適應社會經濟已由自然經濟進化而為貨幣經濟之新情勢，於行幣經濟業已普遍成立之今日而恢復舊時之實物租稅制度，即無異於開倒車矣。我自採用法幣政策停止硬幣之自由使用以來，國幣之價值純決定於其發行數量之多寡，是否適應於國內外市場對於國幣之需要，與生金或生銀之價格無何等直接之連繫，而一般人對於國幣信用一度之如何亦於其價值之漲落具有莫大之關係，現時之一般物價較諸戰前已漲至五千倍以上，換言之，即不論法幣之價值已降低至戰前之五千分之一，如謂法幣之價值係基因於貨物流通之數量未變，而用以表示貨物價格之錢碼之增多，則法幣之增加發行，迄於今日已達於戰前之五千倍矣，雖官方關於法幣發行額之精確數字，迄未有正式之發表，而遠不逮於戰前之五千倍，即估為此倍數之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則有種種跡象，可以推測而知，顧但以幣值之跌落，遠不適於法幣增加發行之比例，其原因固不僅一端，而一般人對於法幣之信用不如前此之堅強，蓋為其主要之因素，人皆不願取辦法幣入手而夕即謀其得以脫手。法幣流通之速度，因而大增，比如向之每三月流通一次者，今則每月流通一次。其對於物價之影響即與法幣之發行額無涉的有三倍之增加無異，法幣之信用低落與田賦之徵實不無關涉，蓋自一般人民之觀點言之，國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面額，自身不願收進，即所以表示政府自身對於法幣前途之缺乏信心，而續田賦徵實之後，一時實物租稅有據以其實用範圍之趨勢，政府日唱法幣面額之說，而其自身之所作為又不啻力阻法幣之回銷，政府對增加發行以彌補歲入之不足自為戰時所無法避免之弊害。然財政

當局未能釐訂一公平適切之租稅政策，竭力執行，使國民各階層按其負擔能力之大小多寡以供給國用而徒使一部分勢力微弱之國民獨承擔通貨膨脹所招致之種種弊害，斯則不無遺憾耳。

因田賦徵實而不免使法幣之信用大受減損，既如上所述，而從事於糧政工作之人員良莠不齊，每多乘機漁利，需索留難，重苦吾民，夫以金錢納稅手續簡單，而經辦員司猶不免從中舞弊，今以實物徵收，則納糧者首須將實物運至一定之徵收處所，與處所或且距離至數十里之遠，因搬運實物而耗費之人力物力即已不貲，而既已運至徵收處所之後，其實物之品質達於法定標準與否？不易得而知也，收納之先後無一定之順序，經辦人員儘可任意將其提前或擱後也，衡量之際可以要弄手法，以多報少以重為輕也，乾燥之程度如何無合於科學之鑑定方法，可以任意而為認定也，凡此數者無不給予經辦人員以刁難或上下其手之更多之機會，授受賄賂之事實隨之而起矣，往往公家之所得者為一，而人民實際之負担則為二，其弊害尚不止於此也，實物既已徵收之後尚須經過加工包裝及運送等等過程，始能達到需要實物之處所以分配於軍隊或公教人員，而因儲藏設備之簡陋，運輸工具之粗劣，經辦員之挑撥挑水等等，致使軍隊或公教人員之所領受者多為霉爛不堪或挑撥太多之陳米，損傷其健康，敗壞其身體，尤為國家民族無可估計之重大損失，是田賦徵實一舉，除給予經辦人員以更多之貪污機會以敗壞官紀外，其對

於國計民生之利弊得失如何？正未易輕予斷定也。

革新黨政之第一要着在於收復人心，堅強人民對於黨政機構之信念，而欲達此目的，首須言而必信。富可行而後言，待實際上有所成就而後表揚於外，不可誇而不實，口虛而質不至，益增人民之厭惡與失望，今之言者衆矣，每一黨政機構莫不有所謂工作計劃者之編製，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而問其實際上所表現之成績如何？則除應付人事粉飾外表以外其能切實質有所作為守定崗位盡其職責以解決現實適切之間題者十中不得二三，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有如此類，其不能取信於民自屬當然之結果，甚至以黨政負責人員而故意為違背其真正著思之言論：內心惟恐黨系之間不生磨擦，致失其操縱利用之機會，而口口聲聲以犧牲小我努力團結相勉。自以為有權在手無妨為所欲為儘可不受法律命令之拘束而日以尊重法治，凡所施設無不以法律為依歸相標榜。植黨營私把持要津者而主張庶政公開用人惟賢。招權納士，貪財，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而主張國家至上，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因人設職，增著駢枝機關以收容親故舊者而主張充實行政機構，提高行政效率，遂使聽從其指揮命令者，羣相疑竚紛起揣測，以為上之所言者，未必為其心中之所願望，質然相信逕予奉行或且中其所忌，吃力而不討好，而明行違背又所不敢，只好出於陽奉陰違推諉拖延之一法矣。庶政之敗壞廢弛，實由此而種其因，故心口如一，言而必信為黨政革新之第一要件。

社會制度革新問題

陳定闕

無可諱言的，我們是生在一個亂世中，眼看着滿目瘡痍，遍地荊棘。稍為年老一點人，總以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中國的社會才會鬧出如此情形，他們甚至尋求一些形而學上的根據，把這一類的問題推到「人性」的問題上。究竟所謂真正的亂世，是亂在何處，而所以致亂之由何在，那決不是從人性可以找到出路的，我們的古聖賢未曾沒有以性善性惡的根據以求社會問題的解決，但結果仍是「亂」而未「治」。那末，求治亂之道必得另有出路。
一一這出路是「社會制度的革新。」

我們細細分析，所謂「亂」者，那是我們的社會上沒有一致的行為標準

，同是結婚，但是往往一百對結婚就一百對結婚的儀式不同。人與人相見是最普通的了，然而我們的社會上却沒有一致的「打招呼」的方法，……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沒有一個應該遵守的標準，你以為借用公款是不應該的，但是沒有標準的社會裏，反有一部份人認為這種人是「有辦法」；那些稱兵作亂，割據地盤以人民為芻狗的，反自命為「民主」；社會上到了這個地步，焉能不亂？亂在社會上沒有一個客觀的行為標準。

一個社會就是許多社會制度為骨架，吾人自生至死無時不受着社會制度

約束，無時不以社會制度作為行爲的標準，舉凡生兒育女穿衣吃飯……那一件不是社會上替我們固定好許多條規？我們生活在社會的一舉一動只要按例行事，一切便來得順利，為大家所認可，為社會所容忍。然而目前中國的社會制度正在解組的時候，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不能作為行爲的準則，大家對於以往共同承認的行爲條規已喪失可以控制行爲的信心，以致為無標的，社會上弄得一團糟，所以要社會上不亂，先從社會制度着手，先整齊行爲規則，然後才能有不亂的行爲表現。

社會制度既如此重要，其改革之道，也決非偶然從事，我們社會上未始沒有許多新制度的創造，未始沒有舊制度的改革，但以迄今一無所成，致其原因，大都沒有知道社會制度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如果知道他的來源，倘若追本窮源發尋其改革的途徑，未嘗沒有成效可觀。

反之，我們要不惜煩地去討論一下，社會制度是如何產生的。

社會制度產生的基本壓力，在於滿足人類的需要，社會學家常稱這些需要為社會壓力（Social Force），普通以為人類最根本的需要為食色兩者，照我們看來倒可並不如此簡單，除了食色這一類物質生活的需要，我們更需要與別人相處，我名之為社會生活的需要，此外，我們更需應付一切生活的能力，以供知能生活的需要，更需要有藝術、娛樂、宗教，此為精神生活的需求。此凡者是人類所必須，也是人類所共同具有為什麼？因為人類總得「生存」啊。

人類是一種動物，當然人類也免不了要「生」。求生是人生的第一個任務。既如此，人類就得有許多求生的方法以滿足最基本的需要，如說：捕魚為食，必然有捕魚的儀式吃魚的方法，還許多方法，儀式在最初人類靠了經驗，日積月累的試驗，錯誤而漸漸成為有效的「方法」。誰又願意把兒童子？於漸成爲人人通用的方法。這些求生有目的有效的方法，遂成爲公共行事的方法，為大眾所遵守。社會學者，稱之爲「民俗」，（Custom）民俗已是社會上行爲的標準。這不過最基本的行爲標準而已。他並非經過任何的解釋只大相沿成風而已。固無法說明其理由的，也無從求他的來源的。

人們生活在民俗之中，對於這一套所遵行的民俗發生好感，加以許多合理的解釋，認爲這些民俗是最正當的，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守的，例如中國中，雖說在我們的社會裏祭祖是不合理的行爲？在家族制度沒有變遷以前，誰

又敢不祭祀祖先，我們有一套爲什麼祭祖的哲學，更有一套祭祖的信條。民俗到了這一個地步，已經成爲含有道德意義的好東西了。社會學家管名之爲「德型」（mores）。德型也是社會上行爲的標準，不過這類標準的強制性更大了，他有哲學的根據，有道德的條規。中國祭祖有「孝」的哲學支持他，說明他「孝」更有一套孝的條目。你如果不遵守，你便大逆不道，便反德的（不是不道德）反社會的。

道德就是法律，一套德型，便是若干行爲的法則，許多相關的德型，更構成一套有體係的規則，而成為社會制度。大部份的制度都是如此由如此慢慢生長起來的。

由此一看可知社會制度基本的要素是滿足人類需要的，而這生長起來，我們的家族制度，語言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學術制度，宗教制度，藝術制度……大半是如此的，當然也有一部份的社會制度，不一經過如此才產生，牠只是爲了某種需要，甲人類的理智所制定的，例如經濟制度中的銀行制度是無論其爲生長的，或制定的，一種制度之產生，必在適應某種需要，所以在創始之初，人人相信，人人遵守，反之，制度拴制人類行爲的功能也更大，這可以說社會制度的功能最高的時期。但是年深月久，時代的變遷，人事的改移，制度會愈來愈趨於形式，例如婚姻制度中有若干儀式的渲染和誇大，婚姻制度到了這個地步便是形式化。制度形式化以後，制度的功能喪失，制度漸漸成爲硬化的東西，制度不復再爲人遵守也不復是人們的行爲標準。中國有許多的社會制度，無可謂言的是已經僵化了，只有形式而無功能，加之社會上再沒有新制度以代替之，社會行爲遂致雜亂無章。

從事實上說，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到了非革新不可的時代，否則我們生活在硬化的制度之下，前途只有全體崩潰，我們的社會只有更形變。但是在改革社會制度的時候，必須明瞭這些制度是生長的，是由民俗而德型而制度，是生長起來的，那些制度是由於理智所制定的，最重要的，我們大須注意到那些制度是滿足人類何種需要的，我們要追根窮源，探求其出生的本義，何在。然後，才可以着手於社會制的革新運動。

如果是生長的社會例如中國的家族制度，宗教制度，以其時代的久遠，所附着的文化較大，所牽涉的範圍較廣，一時難以突然的改變，對於這一類

的制度，最好少採用突變的方法，一個根深蒂固的制度要一旦廢除，或一旦改變成迥然不同的新制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一定有利。例如，二十年來中國提倡「陽曆」，年年過陽曆年，但是陰曆年並未絲毫改變，這不能說改用陽曆不對，也不能說奉行不力，因為陰曆在中國社會上有其特殊的功能，尤其與農業有關，一定要秋收以後，冬季農暇，經濟充足，中國人才能過年。

所以二十年來絲毫未能取改革之效。根本的錯誤是沒有認識這種制度是如何產生的，是一個什麼性質。關於這一類的制度，例如中國的道德制度，中國的家族制度等，似乎不必要立刻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一定要取消以往的頤先崇拜，而數典忘祖，大可不必而且也不可能，說得乾淨，對於這一類的制度，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必用革命的方法。採之退之，未必有成效，而反賠後患。政府於改變一種制度時，尤宜慎重致慎，否則徒有命令而無實效，反使人民喪失對政府的信心。改用陽曆，日曆上又換上「農曆」的尾巴，即非對改革制度者一個絕妙的誣衆？

制定的社會制度則不然，牠的產生，全為理智的，全為人們有意識的創造，人類當然也可以有意識的改變牠。例如，科舉制度是制定的，廢科舉改革，可以實行的，而且不太多時就可以立收成效的。此一類的社會制度如果到了喪失功能以後，人類應該用他們的理智加以改革，改革的手段不必要像上一類的制度一樣失掉，而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斷然處置，例如某一些政治上的制度，就如官僚資本吧，這決不是從民俗裏生長出來的，改革牠是政

新 舊 章

黨 的 腐 敗 原 因 之 分 析 (二)

賀 猶 僧

第二、我們黨的組織所以如此鬆散，黨務工作人員的意志如此消沉，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黨內沒有民主，這是大家所承認的。民主的解釋很多，最普遍通俗的一種解釋，是大家的事由大家作主就謂之民主；反之，謂之非民主。所以孟德斯鳩說：『在民主政治之下，是沒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人人是治者，人人是被治者』，這是對民主政治情形一個最摘要的說法。我們知道，每個人都天生的有一種自尊之感，自利之心。自尊感的最具體的表現，就是願意做主人而不願意做奴隸，自利心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我的工

作的收穫，要由我自己來享受，不願意他人掠奪。因此必須在自己做主人這個條件之下，才能滿足他自尊之感與自利之心。同時也必須在自己做主人這個前提之下，才能提高他自動自覺的積極精神，如果他所擔任的工作，完全是一種被動的僕役性質，那他的工作興趣必定要減低，工作情緒是提不起來的。因此，我們如果要使每一個黨員對黨務工作發生興趣，惟一的辦法，是賦有使他們對黨的工作，認為自己是黨的主人，不是黨的僕役，這就非民主不可，非讓黨員有真正的發言權，選舉權，表決權不可。

客們想出來的把戲，我們既發覺牠對於社會生活有大大不利的地方，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就老實不客氣的改革他取消他。這一類的制度的革新用革命的手段有時也許有流弊可生，我們為全社會的生活起見，或是為了整個的社會進步作想，甯肯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甯可犧牲某些方面的利益。

目前從事於社會改革的人，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認為有時難免不清模又失，社會豈能不亂。反之我們有許多社會制度，已經無存在的必要，大可用革命的手段，大事革新一番，從事於社會改革的，却偏要優柔寡斷思得失，結果弄成人人受累，社會又焉能不亂？

朋友，我們已經面臨無限的荆棘了，我們已經需要有一個社會制度的大革新時代產生了，整個的制度，那許多是真正可以控制人的，那許多是已經喪失原有的功能，不足滿足人類的需要，而甚至危害社會的公同生活，阻礙社會進步的，需要來一次總檢討，分別清理，然後再加以改革。社會不怕牠亂，不亂也許我們不會發現社會制度的症狀，最要緊的是要能治亂，而加以澈底的改革。中國社會制度革新，此其時矣。中國社會能不能安定，會不會進步，在我們的時代中。正是一個轉折。所以我們敢大胆的提出，這個時代是社會制度革新的時代，讓腐敗的制度埋葬在革新的潮流下吧！

可，沒有這些權利，便是不民主的。僅僅形式上有，而實質上沒有，也是不民主的。我們黨的組織，本來是民主集權制。可是到民國十七年以後，這個原則便放棄了，代之而起的，是個人的領導制度。即全體的黨員，分由幾個來領導，這些領導者，並不是基於自然的形勢所產生，甚至連形式的選舉也沒有，大體上都是指派的。這種制度的中心作用，是把權力集中於個人，而不是把權力集中於組織。把權力集中於個人的結果，就會釀成如下所述的幾個流弊：

(一)黨停止了新陳代謝的作用，始終是由幾個高高在上的人在那裏操縱，其餘的人，不過是供他們的奔走役使而已。下面的優秀人才，就沒有方法可以從羣衆中產生。

(二)惟其優秀人才不能從羣衆中產生，於是遂使得猶有權力的人不對羣衆負責，祇對領導者負責，既不對羣衆負責，就自然會與羣衆脫離關係，而把握他們不住了。

(三)惟其予奪之權是操之於個人之故，於是遂使得下頭那般想欲獲得權利的人，必須千方百計的獲得那般有權有勢者的信賴與寵眷，要想獲得這般人的信賴與寵眷，是惟一的辦法，是朝夕伺候於這般人的門庭，同時並多方的逢迎其意志以博其歡心。這樣一來，於是凡屬稍有才識富於活動能力的人，都一起擠到城市的高級黨部來活動，不願意到下級黨部去，縣黨部的人想擠入省黨部，省黨部的人則謀擠入中央黨部，其結果就會成為上級有黨，下級無黨，城市有黨，鄉村無黨，機關有黨，社會無黨，這必然是。

(四)在龐大的黨的機體之中，領導者即使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休息，也有一方法，可以同全體黨員發生直接關係，事實上必然的要由全部的組織工作，分別的交付他左右侍從的人代為辦理。久而久之，這般代替領導者處理組織工作的人，事實上就成了一個次要的領導人。也許這次要的領導人之下，還有第二乃至第四級的領導人，這都是必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想要加入組織的人，事實上不可能加入最高的一級，受最高領導者的直接領導，一定要通過好幾層的中間人，才能使他與上級發生聯繫。這樣一來，這些中間人，就會漸漸的形成一種脫離母體的傾向，樹大枝分，於一黨的組織，便會陷於支離破碎，很難以維持他的完整與統一的。

(五)在以人來領導組織的這個制度下，事實上一定全黨之中，不會是

祇有一個領導人，必然的會發生相對的若干的領導人，每一個領導者，都想要發展他自己的組織，折斷別人的組織，或削弱別人的組織力量。因為必須如此，然後他在黨中的地位才可以提高，他的發言力量才可以加強。這樣一來，黨便沒有真正的團結了。

(六)在小組織林立的狀態下，勢必使黨的用人行政事宜，不會絕對公平，於是奔走請託之風，就會日益發達，而政治道德的低落遂成為必然的了。同時那般具有才識而未獲得發展機會的人，目擊此種情形，便自然而然的會發生一種憤懣不平之感，具有此種憤懣不平的人，如果不為反對派所吸收，成為黨的破壞力量，那一定是會對黨怠工的。

此外還有一個更大的毛病，就是那般自以為是幹部的中級領導人，因其有奧援可恃，有羣衆可供驅使，便會養成一種自驕自大的官僚氣習。此種氣習最顯著的表現，是更挾了一種事權，不讓其他的人有插足置喙的餘地，宛如自己是一個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超人一樣，一切的處置都是對的，別人就應該接受命令，應該絕對服從。近十餘年以來，本黨所發動的各種運動，比如文化運動、科學化運動、經濟建設運動，其所以一些也沒有成績，就是中了這種作風的毒害之故。因為這些運動，都是要由專家主導，至少要能容納專家的意見，才可能發生一些效力。而在自驕自大的官僚作風之下，就會使得那般稍有一負的人，不敢與主持者相接近，同他接近的，盡是那些唯唯諾諾、得失的小人，到了這個地步，黨就成了一個真空管，外面的東西就不能進來的。

第三，黨紀廢弛，黨員的行動，幾乎可以完全不受黨的約束，黨的決策會議席上，會有如下的痛切的指示：

「須知革命團體裏面，最重要的就是紀律，而真正樹立紀律的尊嚴，必須功過分明，信賞必罰。……蘇聯的共產黨，執政二十多年，何以沒有腐敗呢？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有嚴峻的紀律，……我們現在的情形，恰與之相反。……一般黨員團員，可以說，不知有紀律，……大數黨員團員的責任感和廉恥觀念，薄弱到極點了，對自己的責任是否達到，任務是否達成，既沒有反省，也沒有感覺，對於黨團的榮辱，革命的成敗，也是毫不關心，幾乎是置身事外，我們黨員團員的

心理，因而考慮到了這種程度，真是本黨最大的危機，也是本團長平生最痛心的一件事」。

總裁的這種訓諭，無非是希望我們應當自動的痛改前非，自動的遵守紀律。這一切都是我們每個同志應當敬謹遵行。不過我們還須知道，紀律是團體對個人所加的一種拘束力量，既然是約束力量，那就不能完全依賴於個人的道德觀念與自治精神，而是依賴於外而的壓力的。蘇聯的共產黨，其所以能够人人遵守紀律使其黨不致腐敗者，並不完全是由於黨員的素質特別純良，乃是由於它的黨部，能夠運用高強的壓力來控制他行動之故。

我們的黨，其所以腐敗者，也不完全由於黨員特別的一乏道德觀念與自治精神，主要的，恐怕還是黨的機構對黨員缺少一種控制的壓力所造成的效果。可是我們必須注意，所謂壓力者，並不完全就是自上而下的制裁與處罰，主要的乃是羣衆對個人的力量。這種力量，只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有的。蘇聯的共產黨，具有黨內民主的。它的紀律，是符合於羣衆要求的紀律，因此在執行時，便有羣衆的力量為後盾，僅對少數人施以壓力，這種壓力，即使破壞者不能反抗的。我們的黨，則極端的缺乏民主精神，因此紀律的本身就有破綻，本身既有破綻，執行起來，自然就困難很多，阻力甚大。有時為遷就現實，就不能把紀律犧牲，紀律既可犧牲，就失了它的尊嚴性而成爲具文了。

第四，黨的主義與政策未能付之實施。我們的黨，不以救國救民為職志的。可是救國救民的願望之未完成，並不完全繫於動機，主要的乃繫於方法。我們如果切實具體的方法，徒然空標一個救國救民的口號，是沒有用處的。有了方法之後，如果不能切切實質的依照方法去實行，也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的黨，對於完成救國救民的這個願望，是有方法的。方法即是總理的全部道教與歷次的宣言決議。可悲的，是我們的同志，往往遺教與決議，當做宗教的經典沒有把它作行動的指南。宗教經典，始給予人一種心靈

當前民族革命之基本識認

國民黨的歷史任務之二

范小岑

吾人須有一深切之認識，即工業先進國如有意繼續保持其工業生產之優

越地位，以其剩餘生產品銷諸後國用為尾閥，而無意協助落後國之工業建

的安慰，理智的啓示。它所謂天國、淨土，極樂世界者，是指着另一個世界，是可臆想而不能實現的世界。政治所要解決的，則是現實的事情。因此人們所希望於政治的，不是在他死後再給他一個極樂世界，乃是要求一個痛苦的世界變為極樂，這就須要行動，須要事實來證明了。然而我們對道教的態度，却與宗教家對經典的态度一樣，恍惚它的南無阿彌陀佛，祇要唸一遍即可消災解厄。於大家在那裏？猶遺教，為道教做開揚，考據，解釋的功夫，可是却很少有人照遺教所指示的方法成爲事實。道教與宣言中，明明規定，要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保障農工利益，實行二五七和，可是對於這種種工作，我們還是原封未動。結果，我們的民生主義雖好，實際上反連資本主義都不如。誠然，資本主義是不公平的，是撲滅富強壓迫貧弱的。可是就我看來，資本主義雖然不公平，但在不公平之中，竟還實行一種溫和的社會改良政策，在此種政策之下，貧者與弱者，還能得到一絲不苟足的保護。美國的羅福斯在位時，即制訂了許多開明的法令，那些法令，事實上即是削弱了資本家的勢力，保護貧民的生存權利，這就是節制資本。同時還開發了田納西運河流域的水利，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到比我國的部長階級還望塵莫及的程度，（羅家倫先生觀察報告），這就是發達國家資本。以英國言，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即通過了土地制度改革法，使無地的農民得到土地，使地租降低四分之一，使一般貧民，可以用低廉的價格，租到適合於衛生標準的房屋，使工人在失業時領到津貼。這種種，都是符合於平均地權，保證勞工的原則的。此外，在波蘭，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這幾個封建色彩非常之浓厚的國家，均早已解決了土地問題，改善了勞動者的生生活條件。而我們號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國家，對於這些問題，解決了沒有，給予了幾人工人一月利益？有？事實告訴我們，可說是一無也沒有的。不但沒有，他們的生活，終直是一年不如一年的降低。這是最大民心的地方，這也是最不邀人原諒的地方。

設使之迎頭趕上其生產力，則世界帝國主義即應認為繼續存在，弱小民族仍受其剝削。

今日亞洲以及南洋非洲諸地之民族革命運動，即為針對此一事實而發。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先進國人民與落後國人民之生活標準將永無平等之一日。而諸先進國為爭取市場以維持其本國勞工的較高生活水準計，自將繼續有發生戰爭之可能。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皆由於此。長此，世界即將永無和平之一日。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之覺醒，日本，德國，意大利，帝國主義之崩潰，帝國主義的統治地位顯呈動搖。倘亞洲以及各地民族革命運動能成立一種統一的陣容，提出整個改造世界政治經濟的方案，不僅爭取政治上的獨立，自主，還要爭取經濟上之平等享受，以要求結束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有將從此根絕的可能。

這個運動的領導，對於一個以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革命政黨責無旁貸。因為亞洲的民族革命運動一向都是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三民主義又正是一個領導弱小民族革命的最合於實際行動的方案。

目前的世界局勢是這樣：美國有意在政治上放棄帝國主義，但在經濟上還沒有。美國的農業生產力保證其可以在事實上統治世界大半的經濟生活，祇要這些地方不發生反美的運動與宣傳。英國正想步美國的後塵以純潔其原有殖民地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倫敦政府雖允許印度制憲獨立，允許撤退，及駐軍，但爲了近東中東的石油利益不惜和法國在敘利亞發生衝突，製造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糾紛。其無意放棄印度及的市場，自更彰彰甚。

甚至現在爲止，我們不能說蘇聯是帝國主義者。因爲蘇聯既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又沒有藉工業生產品銷行落後地帶以剝弱小民族的事實。但蘇聯政府不是沒有錯誤。莫斯科的領袖們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迄今還似乎沒有認清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本質。而殖民地的共產黨，基於同樣的錯誤，喊出「無產階級無國」或者「蘇聯是無產無階級的祖國」等口號，是與殖民地反異族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革命精神背道而馳的。所以他們在這些地方發生不出領導力量。在第二次大戰性要發生前，各地共產黨的口號雖然有所改變，以適應民族革命的情緒。但他們在自己的活動範圍內，仍然執行「

保護革命階級利益」的各種政策。他們並不站在代表多數人民進行民族革命的政府中來糾正政府中的封建反動措施，而拚命的施以正面的攻擊，造成分裂的形勢。

現在蘇聯和美對立的形勢漸見顯著，蘇聯領袖的作用似在注意加強安全地帶以謀自保。但因此在土耳其，在伊朗，在中國的近一年來作法都徒然傷害了這些地方的民族情緒。史太林等人因不瞭解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本質，所以他們未能如中山先生之所期，使蘇聯和亞洲弱小民族打成一片以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反之，亞洲諸民族却因美國政策之開明，而多少有些傾向華盛頓政府。

亞洲弱小民族在這種矛盾中，應有其獨立的立場。一方面須努力爭取政治上之自主，一方面還要爭取經濟上之平等享受。亞洲弱小民族應公然聯合反對權貴以落後國爲剩餘生產品尾閭的辦法，而要求先進國幫助工業革命在後國之積極進行。我們享有政治上的自主時，我們的市場與原料就應用作武器。我們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自必仍賴先進國的協助以向前進行，是先進國一起的生產力正有其發揮的餘地，而不致窒息。無論那一方面，幫助我們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就是我們的朋友。剝削我們，分裂我們的就不是我們的敵人。

這一聯合陣容，如能善用，實可視為世界永久和平的安定力量。

或謂中國現在忙於內戰，實無暇他顧，別人也瞧你不起。焉能發生領導作用？

現在大家已經知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今日有人以三次大戰將至爲言。亦有人以爲第三次大戰即可能因中國之內戰而引伸爆發。革命黨應用世界眼光以觀察今後之事變。中國既不願繼續爲他人之殖民地，更不願爲兩種錯誤思想集團之戰場。這種可能的危害要怎樣才能免除呢，決不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者一獨的力量所能奏效。一定要聯合亞洲以及全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力量才能制止。

倘使亞洲以及全世界弱小民族能够爲了爭取共同的獨立自由而團結一致，並不須要戰爭即可達到世界民族平等的目的。一方面要爭取美國諸國同情的輿論，希望他們能完全放棄帝國主義，能以新式生產工具援助落後國，以發達生產事業。一方面又應取得蘇聯的援助，學習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

精神。我們不做任何一方的應聲蟲，我們完全以世界弱小民族的利益為利益。

惟有這樣，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希望避免，帝國主義才可希望在和平中結束。

在這個運動中，除了中國而外，印度，土耳其，埃及，伊朗，菲利賓，

如何革除官僚作風

金平歐

一、官僚並無主義

通常有所謂「官僚主義」者，實有誤解，因為「有官僚或官僚集團宣稱被信奉『官僚主義』，而且對「官僚主義」加以詮釋，使人知道「官僚主義」的含義，縱然有人從許多官僚的作風上，歸納而成「官僚主義」的定義，但是這種「官僚主義」，亦言人人殊，有一致的解釋，何兄所謂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與一種力量，是堂堂正正的，作為對外的號召，至於「官僚主義」者，對於其所謂主義，諱莫如深。因為這是嘲笑的對象，是一種醜劣的頭銜。決不能成為有系統有理論的主義，唯有「官僚主義」的實際，而無「官僚主義」的理論，故不得謂有此項主義。其次，官僚雖公開信印一種主義，如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或其他主義。但其實際上亦無符合理論的行動，不過某種主義為其招牌而已。故雖有其他主義的理論，而無其他主義的實際。所以說：官僚並無主義。因之，我們要革除的，不是什麼「官僚主義」，而是官僚作風。

二、何謂官僚作風

一、官僚的哲學基礎：因為官僚的哲學基礎是私，一切為自己打算，所以派生幾個問題。第一為私，在個人方面，行則以事為出而自佚，食則以肥肉厚酒而自饗，衣則以珠光寶氣而自炫，住則以高樓大廈而自安，樂則以妻妾犬馬而自娛。在家族方面為子女衣食之奉，兒孫永寶之用。不計，違法舞弊，此由個人的利害觀念太重的緣故。第二為私，在對人方面，

印度尼西亞，越南諸國都須是中堅份子。在中國，誰能切實負責的履行這一歷史任務，誰就是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弱小民族的真正救星，目前頗得嚴重的世界局勢，惟有趕快建立這樣一種新的力量。在這種力量領導之下，中國以及諸後國才有機會以和平發展工業建設，才能消滅那些錯誤而幼稚的病態思想。

並非以賢愚不肖為選汰去取的標準，而又其人與其私人的關係為斷，所謂內舉不避親，多少與裙帶有關係，過去衙門中有所謂「三爺」者，即「舅爹」「姑爹」「少爹」。推而廣之，有所謂「三同」者，即同宗、同鄉、同學。要之，擁護我者，幫助我者都是好人，賢人，反之，乃是壞人，小人。在對事方面，有利於己者，雖非亦為是；有於害己者，雖是亦為非。一念之私，是非顛倒。其病在於有所偏。一言以蔽之，有利害，無是非；有私人，無公事，這都是由私的哲學基礎出發的。

二、官僚作風的妙訣：首先是個「交」字訣，在事的方面表現「推」與「拖」。即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遇事變推事，一切事的責任，向上的「推」，則多做簽呈，原不必由上級長官批示，亦蒙上級長官批示，而不肯負分層應負的責任。向各單位推，務使自己單位，小辦麻煩的事，（有利益的事是例外）又向下級推，明明應由主官決定的，偏要授意下級簽呈。其次關於應該依限辦的公文，也有過分斟酌，使之拖延，結果，甚至使其不了了之。形式上彷彿是重其事的，實際上往往是落空的。在人的方面表現「媚」與「傲」，對於上級官長可以管到他的，則盡量拍馬屁，可以表現他的幹練，對於中下級則搭官僚架子，以為自己已了不得，尤其是在上級碰了釘子以後到下級來發洩。有的在對上下轉變之快，簡直是富於戲劇性的。惟有這樣奉承，才不致失了他的官僚身份。雖然有人不承認自己是官僚，或不知這樣敷衍應付就是官僚，但就客觀的標幟上講，這是官僚的定型。

其次一個「狠」字。所謂「狠」是「狠心」，毒辣的心。有人著「厚黑

「學習」，對於官僚作風，可謂形容盡至。所謂厚黑，是說從事官僚工作的臉皮要厚，心肝要黑。要黑心固然要「狠」，要臉皮厚，也是要「狠」，如不決心，硬着頭皮，怕難為情，即不能把握時機，爭取有利地位。在這年代，沒有政治上要人，會去隱士，甚至不積極的鑽營，作無恥的活動，好機會是輪不到的。所謂官僚就是要運用狠的心，厚臉來爭取地位，就要用「狠」的心，來貪污，國難時可發國難財，勝利時可發勝利財，至於接收財，管理財，只要有機會經營金錢寶物，總要運用巧妙的方法去舞弊，「胆大心細」是不怕出岔子，只要有靠山，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是官僚作風的實質。要是不「狠」，官僚作風就走沒有內容了。

再次是個「騙」字，因官僚作風的神髓是升官發財，而不是負責辦事，但官僚既佔有政治上的高位，不能不有工作的報導，於是在表面上需要一套動人的理論，這套理論在口頭上文字都是動聽的。但是實際上不可，而且不必，也許不能實行的。在行動上可以編造報告，「數字不會說謊」，就來說謊也無人可以否認，對長官只要矇蔽得好，就可保持祿位。對於民意機關，不妨將以前工作報告，略易數字即可。有一次參政員指責某工作報告，十幾年來「無新穎之處」，其實這種指摘是多餘的，再隔一年的報告，也許還要應用這幾句話的，俗語說，無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因爲這樣，新的紹興師爺仍處於重要的地位。技術高明，可以爲亂真。只要騙得過去就算工作已達到目的了。

三、反官僚作風的方法

反官僚作風第一個條件是一個「實」字，對於自己嚴守「說實話，做實事」的誠條。對於他人要實地檢查，實心督導，所謂「踐履篤實」，就是如何想，如何做，脚踏實地去幹，人知之如此，人不知亦如此，莫現乎隱，莫顯乎微，沒有半點虛偽。所謂「絲綴名實」，就是要名符其實。在執行方面適才適所，在行政方面是信賞必罰，有許多長官自己是潔潔的，但一發現部下貪污，每有爲之隱蔽，惟恐家醜外揚，使爲聲名之累，然姑息足以養奸，縱容難平義氣，以致怠慢工作效率。雖言之諱諱，聽者貌貌，這是由於「實」字訛，還未做到百分之百的緣故。所謂實字，在時間上是貫澈始終，在空

間上是表裏如一，這樣去做，有時笨拙，不免吃虧，但若風氣轉移，則實必勝偽，實必勝虛。

反官僚作風第二個條件是一個「速」字，一方面在行動上求速，一方面在方法上求速。在行動上求速，先要根絕拖的心裏，遇事隨到隨辦，而且於辦理中求其熟練，在速度上加大。在方法上求速，如簡化公文程序，分層負責，節省不必要的手續，如工具改良，前之繪寫者，今改用打字機，如上下級接洽可盡量利用電話，以前在渝美駐華陸軍總部，司令官安坐房中，可見各單位工作情形，可隨意與各方面通話，這是如何的節省時間，增進效率，故在方法上求速，亦是很要緊的。現在的世界是競爭的世界，誰慢誰就落伍，誰快誰就成功，但有所謂是要在確實上求速，而不是枉應付上求快。中國的大病在一個「慢」字，歐美的進步在一個「快」字。救中國一切要速，我們要實幹，同時要一幹。

反官僚作風第三個條件是「新」字。所謂「新」，不僅是形式上的「新」，而且要在本質上求「新」，因爲形式與本質是不容易分開的。譬如中式住宅與西式住宅，在形式上有新舊之分，建築合理化，在形式上亦愈新穎。固可中西合璧，其形式仍與內容的好壞成比例的。換言之，內容不改造，形式不會特異的，雖可一刷一下，但亦不了明眼人，所以只求形式，或不顧形式的「新」，僅是一種托詞。因古人所謂新，實係表裏共同的進步的發現，新才是進步的，至少是改善，最好是創造。無論改善或創造是繼續不斷的，日新月異的，官僚的保守作風，惟有用新的精神去洗滌換骨，才能有生氣，才能有進步。所謂革新，應該不是標榜，而要澈底去做，要讓客觀來評定它是否在革新。我們希望革新運動，是要在坐而論之後，起而行，以身作則，使社會風氣因運而動，沛然而莫之能擋，一切有生氣有進步，才算達到新的境界。

四、餘 言

以上所說革除官僚作風，是一般的體驗和認識，不是一類牢騷與諷刺。理論即非新穎，辦法亦甚簡單。古人云：「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爲何如耳。」革除官僚作風的要訣，只是「實」行，「速」行，而更曰「新」又「新」的行。

中國官僚的腐敗

周曉山譯述
C. G. Crane 原著

官僚的墮落，與其他各國同樣的存在於中國的每個時代中。若說在歷史上的某一定時代，中國官僚的墮落要比其他各國更甚些，却也不盡然。無論何國，觀其過去和現在，總不能說完全沒有正直的官僚的。再看中國的歷朝，直到為滿洲人支配全國近三百年而於一九一一年才沒落的清朝，雖其官僚的墮落已達最大程度的時代，但猶不能遽謂那就是最壞的時代吧。

為自北方略野出來的滿洲人，及見中國這般無比的富庶，遂深為迷惑，於是其行政活動乃專從事於權力，而尤集中於苛徵暴斂並大行賄賂。據史書所載，可以說像那些進身於清朝的具有智謀的大臣，多是為使滿清政府的沒落，早就為過享樂生活而趨向墮落一途了。又在滿洲軍人中，多為坐享多額的恩給年金以安逸，甚至采弱無能則如同廢物，也可說是由於那些大臣的謀略。

貪財與安逸的這一種生活，以此謀略致使滿清政府之越於崩壞，可說其全非事實。如此，可知那時幾無革命運動的發生，而在滿清政府也必不能支持下去了。清朝像一樣大樹，它不是被砍倒的，乃是被白蟻在內蝕空而自倒了的。同時如兩頭之行，不僅是滿人如此，即漢人為官吏者，也只有程度之差，遂致官場全歸腐敗而紀綱墮地。因之在中國人民，對於一般官吏只要單以爲其不很貪污者，便歌頌大德，甚至還爲其立德政碑。

此在有清一代的人民，常爲那些貪無底的官僚們剝削，或以維持軍隊爲名而加重搜括，單是租稅一項多已不堪言了。又如許多富麗堂皇的官廳，雖窮奢極侈，任意誇張，但其實際多不過爲經辦徵稅而設立，故僅可說是複雜巧妙的一大徵稅機關而已。

第一大的租稅消費者，是皇帝本身；這尚須供養着多數欲望無邊的皇族，都或設於各地的宮廷倉庫。這切言之就叫做「進貢」，是人民最大的義務，同時也是弱小隸屬的義務。

司理直屬於朝廷的銀，糧和其他貢品，以各種人員分任此職務，他們完

此最後納給皇帝的數額，儘量加多以分給人民負擔。此對官廷人員而在地方長官要弄些外快，又對地方長官而在其他官吏亦企圖分肥，由這直到逕向人民收稅的村長，依次都爲自己要弄些好處。在這各階段中有一個原則，便是儘多徵收和儘少上解。因而在制度下的租稅總額，說來究竟幾許而予以計算，誠爲不可能的事，倘已儘量徵到而猶不足總額時，便不外於經收人員之中的誰個，未能完全按照儘量徵收的原則而實行罷了。

站在徵稅組織末端的人員，是村長，但實際的工作並不終止於此。若從村民的眼中看起來，徵稅者以村長居最高位，而於其下尚有幾個徵稅執行者，却非要中飽私囊。主要課稅的對象是土地，其外則很多。至對於土地買賣或者貸與的課稅，其率大抵在一成以上。對商店開張者要徵收營業稅，而發售一口亦必須納稅。更設關卡於各交通要道，爲對通過一切貨物的抽稅。而且在北京城門，那裏還要徵收交通稅。

各種徵稅，大半將徵收權委於承辦人之手，聽其在權限內任意的搜括。凡此徵收的稅款，除以足額繳給政府外，再除去徵收費用，其餘便是承辦人的純益。苟欲誅求和暗中橫行，這便是一切官僚墮落的原因，故此自不能認爲是適當的制度。

徵收莫大的租稅，很少用在人民的身上，然而又說必須充公共之用，真太沒良心了。在滿清政府之下，未曾修築過一條道路，即對前代所築的道路也全未曾修理過，所以都成了廢路。他如自然的河道和運河，也是很少疏濬過，所以而淤塞不堪。至學校教育，就連什麼衛生設備也沒有。平時用於軍餉的數目雖鉅，但到外國軍隊侵入的時候，何等國防上的建設也不會有過。而且到外患來臨之時，儘管說要以鉅款去買武器，可是在官僚們只是藉以好搜括人民，以便從中漁利啊。就如已買來的那些機器和其他軍用品，也都是粗製劣造或魚目混珠，自不能經久耐用。

此政治的腐敗頹廢而已達於最高點，則是在清朝最後又配着慈禧太后的時代，其苛斂誅求實已到極點。且將擇定用於建設海軍的經費，竟以之轉造避暑離宮（按即頤和園），至今在舊都北平禁苑內池中尚存有大理石的船，

便是這巨大的人民榨取者的紀念物，將垂諸永遠。

歷代政治受諸的弊風，雖是很遺憾的事，但還殘存於今共和國的政府之下了，以爲一般官僚在其公私行藏上所着色的一個特徵。自以一閥政治代替滿清的官僚政治以來，其腐敗墮落之狀，雖在實上已決不能再增進，但由於在量上的擴大，已使人民的負擔比前更重得多了。加以腐敗的官僚，以至政府養有幾百萬軍隊，遂往往以報効不足爲理由，隨便向人民勒索。例如某地方，爲常供給軍閥的戰費，竟豫徵收田賦到了四十年。然此豈不是決不能令人相信的怪話嗎？却不知其完全非事實。這殆爲滿清政府也不會的有事情，便因其時所養的軍隊之多，費用之大，乃不得不到了這一種地步。

中國官僚的墮落性，真可謂根深蒂固，至死難變，若要舉此實例是非常多的。但由清帝遺留下的老官僚，已大多死去，隨着新時代到來，固然要希望有何等大變化。而這新時代，則足以孫逸仙的革命精神，發出來的。這革命首領所倡的經濟原理，或不易得人了解；又在追隨其革命的信徒中，或亦有不肖之徒；惟其愛國的熱情，以及其正義，正直而至於誠實，却為任何人所不能懷疑的。

這實在的說，多是繼承中國固有的道德，而無所謂新，就之性古聖賢之教，從而揚以舊，復那些固有的道德。但是在墮落時代之後，所能表現高度的道德復興時代顯著的事例，於中國歷史上實很少見。以中國人對這種時代的變化，既特別遲鈍，因為他們在觀念上便認為現在的墮落政治，而於將來，否能够完全更爲新政治，已不難想像，於是在其精神態度上，就以爲只有接受外來的思想，才可從事改革了。然而自爲共和國以來，在中國民族之間所流行着的思想，却都是說其政治的複古遺俗，是乃清政府所遺留下的風氣，而非中國固有的性格。也就說那爲異族之所遺的東西。

但像這些思想在其國民間，雖有時變化，但並沒有馬上見到的結果。事實上，由於新政府的頭腦巨頭所予人民的痛苦，却已對舊滿清政府所不取爲的程度。及至國民政府成立後，以其在政治上的措施，所有很分明的侵入殖民居於上海的外國人等的眼中者，其變化已日多了。雖說國民政府的當局，也屢傳說其爲積善積德之金，竟以不正當的所得有儲存於外國銀行等之事，惟今却猶無從證明其是事實。

這是用於道路和運動場的建設，以及博物館的舉行和衛生設備，治水事業等。今之中國有了。至與日本的衝突，雖到不遠而已知為不可避免的時代，但其每年還以巨額的款項，用於那些公共事業呢。其中也許會有貪污的大官，一得手就弄去幾百萬上億，但以不是為君子的道德家為限，便會深知無此必要的。總之中國人至此除去仍好在悅收上了主意，其外已多不想去弄錢了。因而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似乎已有不少些數目是為人民的福利用了的。在官僚縱能割去一部分，但不能以全部為其私而這就與前時代所大異之。

即西洋各國，如今也還不能說對公共福利的道德觀念所發達到現在的程度，已算是完全，故仍需要多年的歲月和努力，却已屢遭倒退或停頓。中國在過去的十年間，所有用於公共福利巨額的款項，當我們在樹想是否有被官僚從中侵略的時候，則我今敢為下這樣的結論，便是近年中國的政治道德，較之西洋各國實在是有長足的進步。

(譯者發言)本篇始自『中國人的氣質』一書內譯出，該書內容共二十七篇，此為其中之一也。又據原著者在自序內首謂：「本書內容，大部分是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之春寫成，那即是中國於茲二十餘年以來享受最和平與繁榮的時候。其後與日本開戰，雖已喪失數百萬生命，並以其廣大的領土歸於『偽政府』的統治下，自有修復的必要，但就根本着想却又不必多此一舉了。這就因我確信『中國人之姿態，必定永遠都不會變的緣故。』所以這對於中國在三戰期間為官僚的官僚又諂之抬頭，如今直弄到烏煙瘴氣、民不聊生的地步，尚希讀者以之與本刊所載其他專論官僚的文章並讀，更可明其來由了。又所謂官僚，只以其自辛亥革命以來為禍於民國之烈，亦為國父孫先生所最痛恨，所以他在護法期間所發表的各篇文章中，每謂其為亡國大夫而以之與軍閥和政客並列，實皆是民國的最大罪人也。然也還須先怪我們的黨員不好，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如今要為黨政革新運動自憲該特別注意及此。再看一國父於民國八年國慶日痛論不純的黨員與官僚的關係云「以是種憲法恐懼之時後，視為理想難行。……此又何怪今日之民國，竟變成亡國大天之天下也！」